

CHINA COLLECTION
中國典藏
典藏 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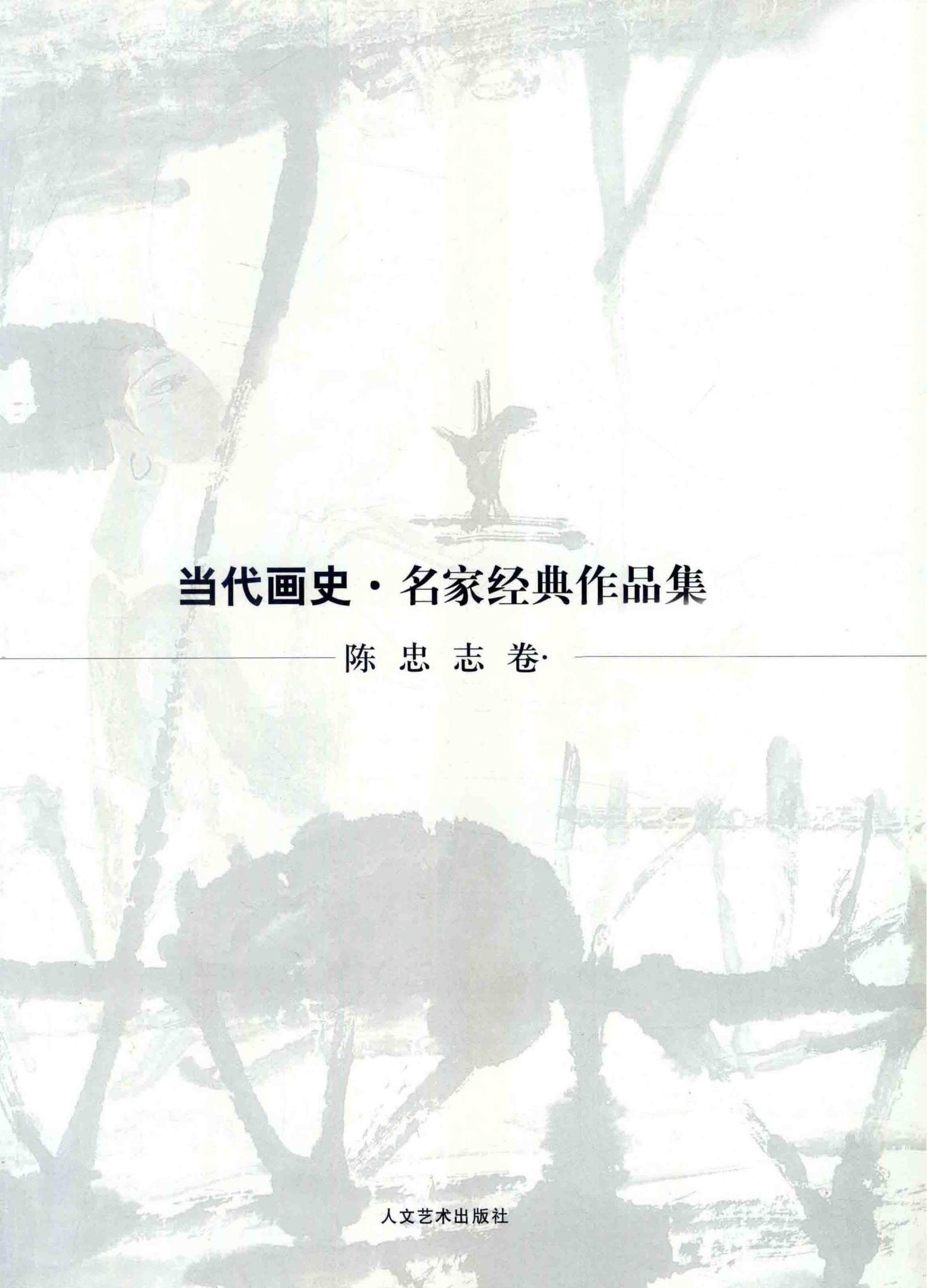
人文艺术出版社

当代画史

名家经典作品集

陈忠志卷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istic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paint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soft-focus, monochromatic ink wash painting of a tree's canopy and a bird perched on a branch.

当代画史 · 名家经典作品集

陈忠志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當代畫史·名家經典作品集 許宏泉
主編.-北京：人文藝術出版社，2008.05
ISBN 988-98011-3-2
I . 當... II . 畫... III . 當代畫—作品集 IV . 陳忠志卷
V . J · 2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98236 號

主編：許宏泉

策劃：鄒進賢

出版發行：人文藝術出版社

(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 6 號)

出品：中國典藏雜志

版式設計：楊敬愛

印刷：北京愛麗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開本：889 × 1194 1/16

書號：ISBN 988-98011-3-2

出版日期：2008 年 05 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180RMB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当 代 画 史 陈 忠 志 名 家 经 典 作 品 集

陈 忠 志

M I N G J I A

名家 经典

J I N G D I A N

CHINA COLLECTION

[陈忠志]

当代画史 · 名家经典

评论家语

在20世纪美术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以非常突出的在一个时代产生影响的代表作来确定这个画家的历史地位，我想陈忠志的作品和他艺术探索的历程应该是属于这样一类。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比如说在上世纪50年代他比较著名的作品是《山村早晨的喜悦》、《评五好社员》、《黄河之鹰》，乃至一直到70年代的《黄河儿女》，这些作品实际上按照我这个年龄，我也是看着这些作品长大的。这些作品以它非常浓郁的时代的气息和风貌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我称为是美术作品里头所能够呈现出来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人文风貌。如果说没有这些作品，那么这个时代我想在美术这部历史里可能就会缺少很多的链环。正是因为像陈先生这样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把这个时代的人文风貌一个个链环一样的东西，把他贯穿起来，我觉得这些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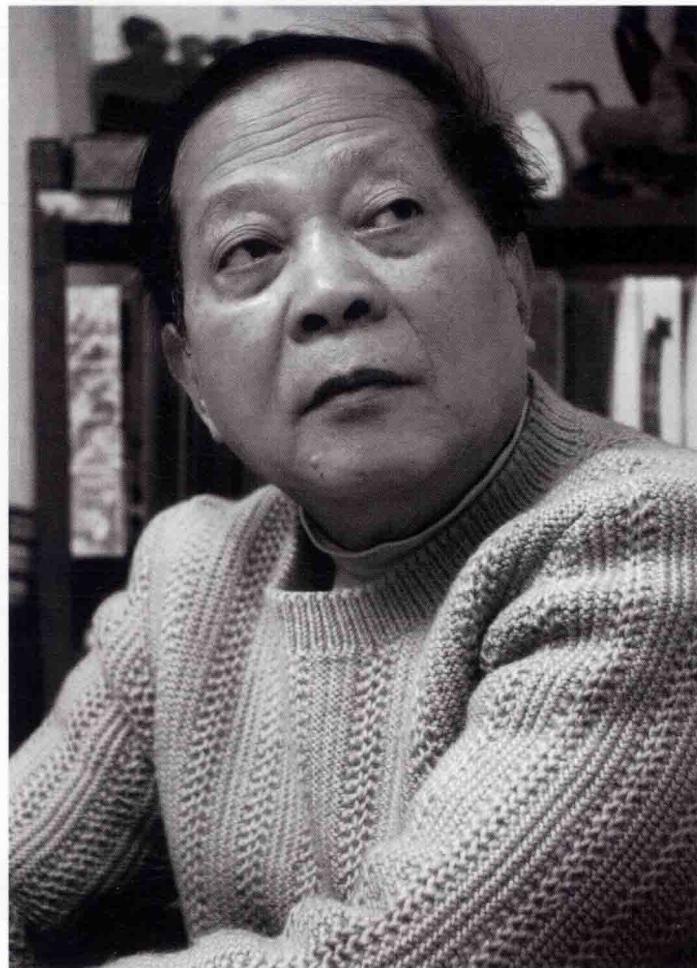
我想陈忠志的这些作品无疑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我觉得他的作品构图非常恢弘，造型也非常坚实，特别是那种真诚的叙事能力和表达主题和故事的能力，这些作品确确实实是非常典型地凸显了那个时代的风格。

我看了陈忠志这些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感慨，觉得他的这一套表现山水或者说带有文人风貌的作品不低于新金陵画派一些画家的作品，这是我看了画展非常鲜明的一个感受。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画路非常宽。

让我们在他那些具有时代代表性作品的背后，看到了他更多的一些攻克，看出了他的天分，看出了他的用功和努力。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国画本体语言的追求，我对长安画派还是多少有一些了解，像陈先生这样，能够把文人绘画的水墨逸韵和北方这些东西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还不多见。

现在炒作画派的风气非常多，似乎一个地域就想打造出一个画派，这是有一个问号的。但是今天看了陈先生的展览，我体会比较深，他是一个默默的探索者。他不求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画派，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他的展览名称叫“学者无路”这个格是定格、艺术上不拘一格的意思，是不给自己一个局限的意思，他给自己留的道路整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倡这样一种精神，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自然而然而形成的个人的风格，所以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美术界共同思考。

尚辉(博士、美术杂志主编、美术评论家)



陈忠志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35年生于广西贵港市。1956年毕业于中南美专。代表作《黄河儿女》编入全国通用小学语文课本，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赛国际荣誉金奖；作品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协、中国画研究院联和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展”。代表作《黄河之鹰》于1960年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赠朝鲜；前北京市委书记，诗人邓拓在北京日报转文“美术创作的中国风格与中国道路”中被首肯赞誉。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撰文“质朴自然、雄健大方”中称：“自五·四以来，陈忠志继徐悲鸿、蒋兆和等人之后，在振兴现代水墨人物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长安画家陈忠志》，以中、英、日、粤语向全球播出。2002年中央电视台再次以《陈忠志与黄河儿女》专题片在《文化与生活》栏目播出。

陈忠志

学者无格

——专家、学者评议陈忠志



杨力舟(中国美协副主席、原美术馆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陈老师很讲究诗意。我觉得他在讲究诗意方面，比其他老师更讲究一些。在这方面有南方人的灵巧，又有北方的茁壮。在墨色方面，他讲究光感，给人一种抒情与和谐，我一直觉得，陈老师的画生机勃勃，渗透着一种秀丽的雅致。

最早西安美院打得很响，就是《黄河之鹰》，那个时代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宏伟的场面，他从一个侧面以女性的美、人体的美来表现很豪壮的社会主义建设风貌。他的小品画我觉得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觉，这个视觉就是他从生活中间画他的感受，雪景也罢、草原的风情也罢，还有很多老百姓的生活，这些是很多国画家常常不注意的，而他从油画这个角度来捕捉，他把重大历史人物的题材画成抒情、诗意性的画面，我觉得他这两张画比同时代画邓小平的一些画有很多感人的地方，这也是他画的风格最为鲜明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感觉陈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走中西融合创作的路子。人物的造型和用笔墨色和色彩，明暗和光处理方面都很有特色，所以他给陕西的人物画、国画方面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很鲜明的标杆和旗帜。我觉得这个成绩很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夏硕琦(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美术评论家)

我感觉陈先生是一个一直把自己的艺术探索和时代的脚步相共振相吻合的一个艺术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应该是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黄河之鹰》、《黄河儿女》、《评五好社员》这些作品在当时很出色，很有代表性，已经成为当时经典性的作品。比如他的《黄河之鹰》我觉得是站在高处指挥的淑女形象，即是文化象征的意义，既有造型的美，又富涵象征意义，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的符号，几千年中国妇女处于最底层，这时候用绘画语言把那么强烈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形象表现出来，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审美和感动。

当时活跃在画坛上的一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的艺术家，比方像杨之光、方增先、后来的卢沉这些人，我觉得从陈忠志当时创作的作品和影响来看，应有他的地位。后来他的艺术和前期有些画属于工笔画的范畴，但是越到后来，特别是画出了《功勋与流逝》这张画，就转向写意画的探索，在这里头可以看到他对传统笔墨表现的一种继承和创造，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有所贡献、我觉得陈先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孙 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陈先生是长安画派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艺术是很特别的，也是在国内享有崇高声望的一位艺术家。因为他基本功很扎实，比方说造型非常严谨，对造型艺术掌握可以说是吃得很透彻，所以他作品当中，无论是人物绘画创作，还是花鸟画，一直到后来表现出很随意、很自由的一种状态，我觉得都是建立在一种早年，多年的艺术提练上，我看他的作品都是非常到位的。

我觉得在西安的人物画家当中，陈先生的作品可谓独



树一帜，很有特点。和别的画家都拉开了距离，从石鲁、赵望云以后，西安美术学院在艺术上继承传统精神是很鲜明的，我觉得陈先生尤其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全心全意，他在艺术的表现方面，像《打腰鼓》，在技法、造型表现上，略有夸张，但是非常流畅、非常好，这方面可以说是他艺术的一大特色。他书画的各方面基础都非常扎实，无论他的绘画造型，还是他的书法都非常生动，我想他的心胸、智慧、素质、才华都非常高远。

王迎春（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画师、北京女美术家协会副会长）

长时间我们的学生是一届一届全部毕业了，都分散了，但是陈老师依然坚守在西安美术学院，元老级的教授，也不能不说陈老师在中国美术教育战线上是一位老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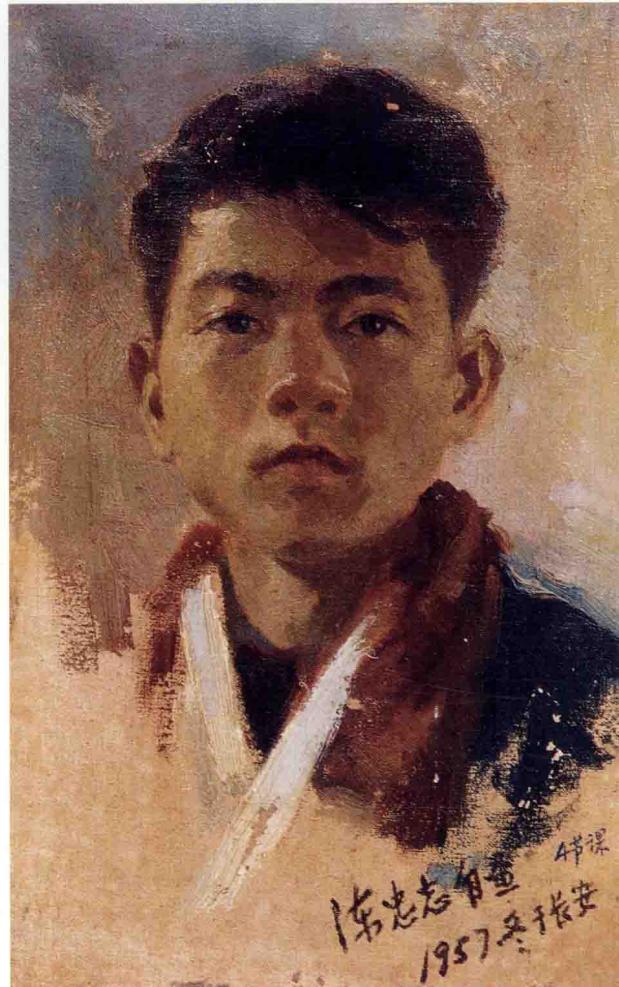
他的作品在表现西北质朴、浑厚的生活和人物形象的

时候，仍然能够渗透出一种灵秀，一种俊俏，而且又能在水墨情趣笔墨挥洒中间把握一种凝重苍茫。

中国画的发展在上世纪出现一种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样一个过渡的中国人物画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好几代画家努力、探索的结果。从蒋兆和徐悲鸿开始，一直到后来陈老师这一辈，他们在中国人物画从古代到现代这个转型期，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努力在探索如何用我们传统绘画的手法来表现现代人物画，为以后我们中国人物画的复兴努力进行探索。这觉得陈老师也是在这里面属于这几辈中间很有成就的一位艺术家。张扬了一个纯粹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人格魅力。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美术评论家）

我觉得陈先生这个成就确实是给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



【陈忠志自画像】1957年

一笔，在教科书上留下了一幅作品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你怎么设计都很难设计出来，这个东西谁也很难设计，我要画一幅东西要留存教科书上，本身要有这种机会，这种成就都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给那些执着追求的人留的。蒙不上去的。我今天看了他这个展览，总体感觉是他那几幅代表作闪耀着非常强烈的金光。那个《黄河儿女》画得很好，画的领袖像很准确，整个构思、构图都很好。《黄河之鹰》从历史上，从政治上回顾了中国一个很扭曲的年代，表达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精神风貌。

我觉得他这几幅作品确实在现在来讲，都是非常感人的，而且也是那个时代最浓重的一个历史的印记留在那个地方，现在重新创造的话，现在再拿十几个亿来搞这个重大题材，那是在21世纪时代创作的历史痕迹，将来这批作品我相信也是很伟大的作品，但是这批伟大的作品代替不了当年这批在那个历史环境里面，这些艺术家所创造的作

品，这是不可代替的，艺术品是不可重复的。

我觉得陈先生虽然从那个年代过来，但是在思想上、在整个观念上还是很年轻。他一方面还继续保留了他当年画这个重大题材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思维和这种爱好，就是他的历史责任感。我觉得他还在思变、而且我觉得他是在变、他想变、这就说明他艺术上这种执着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这个展览尤其给我们很大的教育，更重要应该给一些一味急于求成不愿意狠下功夫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邓拓(原北京市委书记、著名诗人、评论家)

陕西陈忠志画的描写三门峡大坝工地的雄伟场面的“黄河之鹰”、上海陈秋草画的“不夜工地”、西安石鲁画的“丰收小景”，都是用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手法，结合了一些人物画和风俗画的手法，毫不勉强而非常新鲜地描写了我国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面貌。

方增先(中国美协顾问、上海美协主席、上海美术馆馆长)

陈忠志有精湛的功底，艺术上的“储存”很充实，所以运用起技巧来，有显得过于阔绰和懒散，他的作品讲境界、讲品格、讲变化、讲形式，能准确的把握笔墨的度的控制，韵味十足。

他的作品时而细致、时而精炼，蕴藏着一种严肃的态度，但有时却又玩世不恭到了荒唐的地步，有时信手点缀，寥寥几笔白地满片，有时大气磅礴，水墨淋漓、不经意、不负责任、不关心，却又仿佛处处留意。

作者和作品做到了心灵上的一致是多么不容易。

专家刘勃舒(中国美协顾问、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陈忠志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画家，这个画家对艺术真诚，所谓真诚，主要体现在心无旁骛的艺术本体追求上，形成了独立不倚的个人风格。他身处西安，但巧妙地避免了“长安画派”人物画以往所面临的那种矛盾，在对造型艺术的熟练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上，走出了一条非常新颖的路，值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画家去思考。



【午 餐】 80cm × 66cm 1982年

求索的思考

文 / 陈忠志

陈忠志
CHEN ZHONG ZHI

当代画史·名家经典作品集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istic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Painting

一、个性写共性

问题提出似乎有点荒唐，构造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是个性，构造艺术生命的价值是个性，艺术作品赖以生存、发展、以至永恒的也是个性。它可以无极限的张扬，它远不同于大字类物的循环，更从本质上区别于实用商品，这是人类艺术史验证了的。

在真真实实确认个性价值的同时，几乎很少有人提示过共性的必要与存在，很少有人把个性与共性看成事实上成功艺术不可缺一的矛盾的统一体。共性被忽略了，甚至被排斥了。

其实个性、个性特征、个人风格式样的生发，首先是作者、画家精神世界的产物，是画家认知世界(我们的历史、时代环境、全球概念以至土壤文化、专业技巧……)后，在主观世界酿造的酒，真实的个性离不开一系列大环境的冶炼。君曾否见过艺术现象中颇有点新异的某些现象，然在异域那边却可以找到它的轨迹，只是嫁接了远离本土的根。又可从另一个视角看，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受到污染的儿童画，存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其面貌，也有许多相似的语言符号。三十年代有三十年代的儿童画，九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儿童画。这是否可以说：其相似之处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离不开画家当代的时空气息，这个大环境、大气息，构成了人们相互可以理解、可以认知的沟通渠道。

个性鲜明的程度，品质的优劣，取决于二画家、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大小。个别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拓荒者”，而是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制造自我，这种自我，我称之为单细胞培养。为怪而怪，为逆而逆，为破而破，为少数专家

捧场，以怪夺人，也许能博得少数人一时的喝彩，却反以怪离人。就是说，画家发出的“个性”信息，没有和接收的大环境接轨，也就没有或极少为多数人所认知。

曾有一个音乐会上的节目，打破了有序的节奏与韵律，演毕掌声寥寥，这是否意味：表演者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从尴尬中被遗弃？画家失去舞台，是什么涵义？

一切艺术个性，若脱离开作为社会人自我的心灵，其显现值充其量是短暂的。

自古有“曲高和寡”说，我想未必尽然。唐诗宋词，其曲高乎？和者寡乎？《红楼梦》、《聊斋》等古文学作品曲高乎？和者寡乎？芭蕾舞、交响乐，曲高乎？和者寡乎？晚周帛画《夔凤图》、《韩熙载夜宴图》曲高乎？和者寡乎？……这许多艺术杰作，以其极高的品格世代相传，成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

艺术创作要突破惯性难能可贵，要付出艰巨的努力。突破惯性与为怪而怪有着本质的区别，见怪称高也未必可取。有许多大师，其作奇异地野，惊魂夺魄，那是一种精神品格的创立，一种勇气的开拓，一种厚积喷发，不失为经典。作品既要有陌生感，又要给人愉悦感，既要有浓浓的风味，又不能有腐臭，既要与众不同，又要与众共识，与众不同和与众共识并非水火不相容，但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只是做到一点与众不同并不难，或只当群众尾巴与众共识更不难，难在二者之统一，个性不偏格，共性不落俗。不应把千人一面倾向，迎合世俗低格调的东西模式化，划圈称派，把苍白肤浅的东西视为共性，画主旋律就是硬邦邦的图解，甚至以大众文艺为幌子打出写真实的派



【西域之行】 69cm × 136cm 1996年

别，既抹杀个性，也让共性降到庸俗最低度。

当代有“转型”学说，“转型”是何概念？恐怕每个人理解都有差别，过去有叫改革开放。改革也好，转型也好，总离不开观念形态，材质转换，语言符号，风格视野……我想，从传统中，旧文化积淀中转化为只有21世纪新形式，新内涵的艺术，而不是把现有的、传统的、外来的精华进行糟践。转型应是有序的，比传统理念更高要求的，多数人可知的，和现代科技、经济时代的前卫合拍的。个性与共性，像地球的两极，构成大宇的整体，即使完全与传统决裂的个性，也必须有时代的共性。

二、个性与模式、个性风格与个人面貌

每当观展，无需检名，开卷即辨为某君之作。就今日美术而言，这是否是一种逃避行为？是否雷同于商品性质？

古往今来，确乎例子不鲜。板桥之竹，石涛之石，四王之山，道子之鬼神……各有其个人面貌。究其因，并非画家刻意踞守阵规而为之，是他们各自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环节、特定职务所限，应该和今天的模式化倾向划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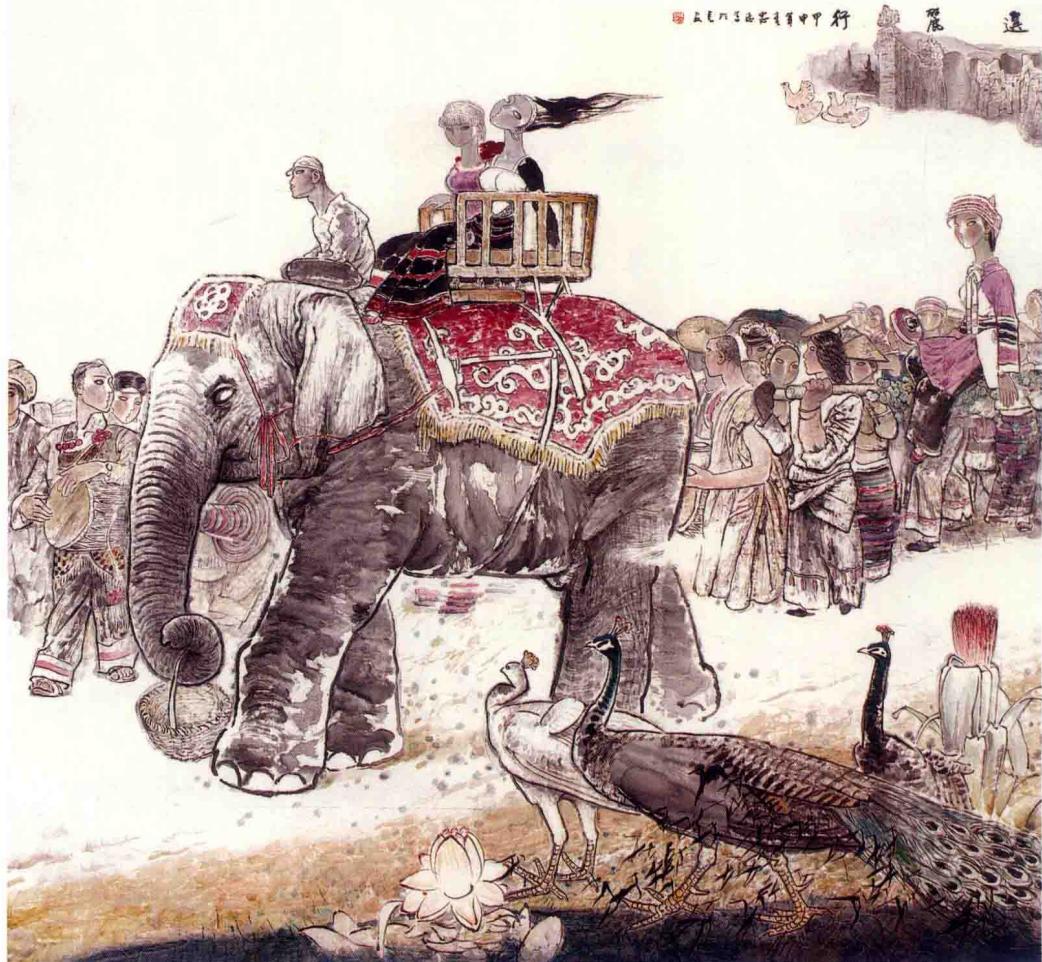
道界线。

自打出“个人面貌”一说之后，不少人即从题材、材质、笔墨语言、造型手法等一系列给自己强化为一种固定模式、反复循环，把画家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称之为“有个人面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把个性与个人面貌模式等同起来了。

李小山曾说过中国画的末日穷途，在某种含义上是有他的道理，除了宏观上指因袭成风之外，不能说与这种模式化无关。在西方，除了极少数如盎格鲁的作品之外，很少有这种模式化存在。

今日中国画家有自己最广阔、最自由的感受天地，有自己多元的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有才华、有激情的画家，不应把自己圈在一个极贫乏的趣味、极狭小的范围之中，不为题材而题材，不为符号而符号，不为面貌而面貌。你独立的创造，是来自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独特感受，怎能抹杀得了。

前时有某生展示没骨人物画，有人说颇似我的绘画手法，你未固守，被人拿去了。我才恍然悟出“个人面貌”说



【选丽行】
175cm × 185cm
2003年

的价值。对其忠告，我却不以为然。这叫因小失大，生活中有许多瑰丽的火花，闪烁夺目，有待捕捉，我能视而弃之吗？日本有句格言，称“一日一案”，恐怕不仅指科技发明。毕加索、凡高、达利等许多外国艺术家，石鲁、罗尔纯等中国当代艺术家，不是都没有模式、而又极富生命力、富有创造性的画家吗？

个人面貌与个性，是表与质的关系。个性的质在人生历程中是活的，可变的，发展着、运动着的。因此，个人面貌就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因质的运动深化使“表”显得更加鲜明多样，把个人面貌作为固定的模式往返重复，那就太遗憾了！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也就错了。

三、我的艺术追求

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是我的追求，除了不可避免的商品性质需要外。对于自己的过去，也尽可能地不重复，重复的风格式样让人总有点厌倦。这是我的作品无定格的特征，没有固定的个人面貌，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画的基因、中国画的气味、中国画的韵

律。我的模式是要传承，但不同于古人；要吸取，但不同于洋人；要时代脉搏，但不同于大潮；要有法，但又无法。

崇尚写意，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可以是写意的，想象构成的题材更是写意的，因为它不是生活的本来式样，不是客观本来的面貌，但又不是闭起门来的空想，是一种境界，是有来自许多间接生活，来自许多姐妹艺术的灵性。音乐、舞蹈、诗歌、戏剧……把音符变成凝固的点线，把休止变为空白，把音色变为冷暖；舞姿的奔放或含蓄，变成笔墨倾泻或凝练的指使；诗的韵律，造就画的气韵，不着之处，即使落虚，亦感实而不空。大象无形，是主客体碰撞的火花，不全是具象，也不全是抽象。

四、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统一

艺术形式是个性的进发，精神内涵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血脉，也就是我追求的目标。

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本是艺术创造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也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表里一致，表里统一，是事物构成的定律。



【揽月】 2007年

陈忠志

CHEN ZHONG ZHI

现 代 画 壁 · 名 家 精 典 作 品 集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istic Painting: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Painting

【黄河儿女】
180cm × 250cm
1997年

